第二十七战 贤者面罩

收拾好厨房后，言澈微笑着问道：“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会儿？”

虽然以前没怎么做过家务，但这点强度跟在大夏天的下午打篮球相比，显然只能算是毛毛雨。安容与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说道：“哥，我不累。”

看着他此时无比诚恳的表情，言澈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行，那咱继续看书？”

祸从口出的高三备考生突然就感觉眼前一黑，四肢无力，胸闷气短，仿佛全世界都黯然失色一般，只想好好睡上一觉。

见他这副吃瘪的表情，言澈看着好笑，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推着他进了卧室，说道：“好了，你先睡一觉吧。一会儿我叫你。”

得以喘口气的少年开心地回了句“哥，你最好了”，便美滋滋地去午睡了。

也不知道是累着了还是身体没恢复好，这一觉睡得踏踏实实。突然被摇醒时，窝在被子里的消瘦少年迷茫地睁开了双眼，先是有一丝淡淡的怒意，似乎很不满被叫醒。等看着言澈那张温润的脸由模糊变得清晰后，又立刻献上了一个愉悦的笑容。

“嗯……哥，我睡了多久？”安容与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一个小时整。”言澈顿了顿，又补充道：“本来只打算让你睡四十分钟的，但是看你睡得那么香……”后半句故意说的语焉不详，不过他又立刻饶有兴致地看着眼神迷离的睡美男，冲着对方嘴角的方向挑了挑眉。

似乎感觉到嘴角的异样，安容与用手一摸，传来不太熟悉的黏糊糊湿哒哒的触感，接下来就感觉脑子翁的一下宕机了——竟然在言澈面前流口水了。

“哥……你听我解释……”无意识地说出这句话，然而下一秒自己也不知道这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毕竟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嘛。

“嗯？解释什么？解释人为什么会在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吗？”言澈没有直接笑出来，反倒是一脸认真地问了起来，完全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

“我……我梦见你刚做的鸡翅了，就……”安容与编不下去了，决定直接转变话题；“哥，咱们还是继续看书吧！”

所幸言澈没有继续抓着这个话题不放，他转身去包里取来了物理书，待乖学生在大大的书桌前坐好后，便认真教了起来。

物理一直都是安容与的弱项，虽然里面讲到的很多概念都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物质或规律，但不知怎么的就是让他觉得十分抽象，学起来也比其他学科要更费力。

比起物理，他对生物和化学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学科更感兴趣，尤其是做实验时会产生的那些神奇现象，都让他觉得原来学习也能如此充满乐趣。

数学虽然也很难，但他认为比起物理还是要好学一点的。言澈也说他在数学上天赋不错，只是从小到大浪费了太多时光，没有大量作业题的积累，缺乏经验而导致不能快速整理出解题思路，如今也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把以前的缺口补起来。

而语文和英语虽然谈不上拔尖，但目前来看，至少考试中还是有不少可以通过记忆而拿到的分数，所以这两门成绩倒也还凑合。

其实也没有多喜欢这两科，不过好歹不排斥，学起来也不算痛苦。尤其是这两门的作文，在言澈整理的素材下，已经得到好几次各科老师的表扬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都会成为范文，在全年级广泛传播。

书桌的采光很好，在聘请言澈当家教后，他也有意无意中收拾得很整洁。只是那晚见过言澈那张又小又拥挤，而且只能靠台灯照明的书桌后，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并不是可怜言澈，而是心疼他，要忍受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

真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赚钱，不说锦衣玉食、山珍海味，至少要让他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安逸日子。

学了一下午分子动理论，安容与只觉得脑子里如同一锅浆糊似的，虽然书上的每个字都认识，但不知为什么，连在一起就那么陌生，真让人头大。

临近饭点，言澈留下几道题让他写后，便起身去厨房忙活了。

炖了好几个小时的大骨汤，已经开始微微泛白，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的情况下，散发出的全是骨头最鲜香的味道。放入已经打好了的海带结，继续焖煮。

然后又将烤箱预热上，便开始做紫薯饼。取来揉好的紫薯团，揪成一个个小巧的圆球，稍微用力即可压成饼状。再放进熟芝麻里滚上一圈，将每个饼间隔一定距离，放在铺好了锡箔纸的烤盘上。等那一团紫薯糯米粉泥都变成饼后，预热正好结束，于是便开始烤饼。

之后热好油锅，放入几片姜，取来冰箱中的鱼片，夹进平底锅中煎了起来。巴沙鱼肉无刺，受热下很容易熟。两面都煎成淡淡的金黄色后，就可以装盘了。

在腌制时撒上的黑胡椒粒，煎完后都嵌进了鱼肉里。依旧是最简单的调味，鱼肉去腥后，留下的便是鲜美的鱼香，再加上肉质细嫩，绝对是补充蛋白质的上好食材。

待两条鱼柳都出锅后，又切上几片柠檬放在盘子边上。此时烤箱定好的时间也到了，因为紫薯泥本就是熟透了的，所以不需要烤太长时间。关掉火后，他将紫薯饼一个个摆放在带盖的玻璃盒中。

紫薯富含蛋白质、淀粉、纤维素，属于粗粮，当作主食再好不过。紫薯还含有大量硒元素、维生素A、C和花青素，可以修补心肌、增强人体免疫力、预防癌症等，做成饼状食用起来更加方便，滋味又分毫不减，同时也易于保存。

后加入的海带也已经熟透，加入适量盐、鸡精和胡椒粉，搅匀后便停止加热，以防海带因煮的过老而软烂，影响口感。

海带的营养价值极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为大骨汤提鲜。而猪腿骨的骨髓中含有很多骨胶原，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增强体质。唯一的缺点便是骨头上带着的肥肉会稍显油腻，不过对于成年男人与即将成年的男孩来说尚可接受。

虽然只有三个菜，但每道菜都简单营养，搭配得当。正好中午吃得够够的，此时也不宜再吃太实在的东西。三道菜上桌后，言澈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

此时安容与正在认真算题，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悄悄逼近的言澈。毫无征兆地，突然间嘴里就被塞进了一个小小圆圆的紫薯饼。外层裹着的芝麻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虽然没有额外加糖，但紫薯本身自带的甜味已经足够，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淡。

言澈扶着这小小的紫薯饼，直到全被吞了进去，才将手收回。

安容与回过头来，吃得哼哼唧唧的，待全都咽下去后，他两眼放光地说道：“哥，原来紫薯这么好吃啊？”

言澈依旧笑得开心，好像脸上的肌肉永远不会累似的，说道：“还有很多，走，吃饭了。”

上桌后，安容与乖巧地先为言澈盛了一大碗海带筒骨汤，接着才拿起另一个碗，给自己盛了起来。他已经不记得这日自己说过多少次“好吃”了，这汤虽然家里也时不时会炖一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没有言澈做的好喝。

若这如弹指般转瞬的人生，能每天都吃到他做的饭菜，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美妙到，让人想要倾尽所有，只为能享此殊荣。

曾几何时，也天真地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盖世英雄，脚踏七彩祥云，去拯救那个等候自己多时的命定之人，然后轰轰烈烈、永垂不朽。而当真的遇见那位真命天子时，满心期盼的却只是同心同德、细水长流。

不到半小时，香煎鱼柳和紫薯饼就被一扫而尽，只剩下大概还能盛出两碗的海带筒骨汤。安容与十分自觉地收拾起了碗筷，在言澈的指导下，这次在预泡好的洗碗池里只挤了两下洗洁精，然后开始洗碗。

尽职尽责的家庭教师检查起了刚留的作业题，虽然还没写完，但就目前给出的答案来看，正确率还是不错的——对一个刚出院的病号来说。

其实言澈讲课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原本高中教材的内容就不多，不像研究生课程，基本上一节课讲一章。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言澈才习惯性地讲的很快。

而安容与按理说应该是习惯了中学老师一惯的精雕细琢，一堂课讲一小节，再反复消化。可不知为何，当自己心无旁骛的时候，跟上言澈的速度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言澈也懂得抓重点，对于安容与很快就听懂的内容，不会多加赘述。而老师们则不一样，毕竟课堂上要照顾到全班几十名学生，自然会讲的非常细致，力求每一个人都能完全听懂。

其实在第一个暑假时，安容与就惊觉——要是每天都让言澈上课，学完一整个学期的内容恐怕只需要两个月。而这种感觉在生病期间更甚，大概是大脑营养供给不足，无暇再去思考其他，只能一心一意地消化着言澈讲解的内容。

安容与也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虽然不觉得自己成绩不好是因为笨，但也不至于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三个学期内进步如此，90%都来自于言澈恰到好处的教学方式，剩下10%才是自己比起以前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论是作为老师还是朋友，言澈从来都不会吝啬夸奖，也不认为一味地逼迫，就能提高成绩——这个世界上尽是收获与付出不成正比的事情，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对学生来说恐怕得不偿失。

这大概也是安容与在比平常更繁忙的学习生活中，虽然感到紧张，却从未觉得压抑的原因吧。言澈留的作业题永远都是刚刚好，不多不少、不难不易，极具代表性，而不像老师们那样，总是觉得多刷题就是通往高分的唯一途径——将题海中的所有题目都做会后，自然不用担心考试。

待安容与洗完碗后，言澈提出去散散步，整天闷在空调房里，对身体恢复不是件好事。不过还得避开人多的地方，那么肯定是不能去学校里了——这个时间段挤满了过来打球、散步、跑步的人。

在安容与的建议下，两人决定去小区后面的一处小池塘溜溜弯，这是在小区规划时，作为一条环绕整个小区的景观步道而特意修建的。

然而最近的大爷大娘们都沉迷于广场舞，更喜欢去开阔的场地，所以这片水域周围的一圈狭窄步道便渐渐受了冷落。

不过在两人慢悠悠地走了两圈后，似乎也明白了此处无人问津的另外一个原因——杂草丛生，蚊虫密布。仓皇逃出后，才看见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上被叮了十几个大包，甚是可怖。

原本只是想出来稍作运动、锻炼身体的可怜人，此时只能面面相觑地走去药店，买治蚊虫叮咬的药来麻痹一下这简直要勾得人抓挠至皮破血流的红肿。

进补了两顿的小病号，此时的脸色已经好看多了，只是凹陷着的脸颊依旧诉说着这具身体的主人刚刚经受过的苦痛折磨。

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言澈已经寸步不离地照顾了自己整整八天，安容与有些惭愧地问道：“哥，你都陪了我一个多星期了，实验室那边真的没事吗？”

对方似乎早已做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的准备，想也没想就答道：“不是和你说了嘛，现在团队已经不需要我做什么事了，找个好工作，写好论文，然后顺利毕业，就是老板目前对我最后的要求。”

看着云淡风轻的言澈，安容与有些欲言又止。

于是他又补了两句：“再说了，你忘了那天我是怎么答应你爸的？”

他的表情十分淡然，每一个细微的眼神变化都在告诉着对方：不要愧疚，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说前几天自己因为生病吊水而行动不便，必须有人照顾，那在至少能够完全自主行动的情况下，也没什么理由再享受那百般温柔了吧。

“哥，剩下两天……”安容与顿了顿，仿佛说完剩下的话语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要不你还是去忙自己的事吧。”

言澈瞟了他一眼，说道：“怎么？嫌我老头子烦了？”说着还做了一个弯腰捶背的动作。

原本并排走着，听见他这番玩笑话后，安容与竟然当真了一般，飞速走到他面前，摇着头说道：“哥，怎么会呢？我是怕耽误你写论文。”

言澈笑了笑，知道这懂事的小孩儿是在关心自己，答道：“等你观察期结束吧。这几天也最好别吃外面的东西，听说甲流疫情还没有完全压下来。”

能继续和言澈朝夕相处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喜事，安容与重重点了点头，紧接着对方便表示从今晚开始他会回去住，早上七点半再过来给他做早饭，然后照常补习。

到家后，言澈收拾了这一周带过来的衣物，然后便径直回宿舍了。望着再次空荡荡的家，安容与躺尸一般地在沙发上呆滞了将近半小时，才有些沮丧地起身洗澡。

洗完澡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似乎是不习惯家里过于安静，他打开电视，然后刷起了手机。

自从上周生病后，在言澈的提醒下第一时间便通知了粉丝群，并发了条微博表明自己暂时不会直播。如今病好的差不多，也是时候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让他们不用再每天发消息来慰问病情。

期间还有在上安本地的水友想来医院探病，都被他婉拒了——平时送礼物刷热度已经够费心的了，哪里好意思再麻烦人家亲自跑一趟呢。

在发出自己已经痊愈的消息后，大家纷纷表示终于放下了心，也再三叮嘱他平时要多注意身体。他在心里一一谢过——未曾谋面的人都会有如此的关心，那真正在意自己的人这几日又能有多好受呢？

想到这里，他再次反省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决定以后要继续锻炼身体，好好照顾自己——懂得自爱的人才值得被爱。

和粉丝们简单聊了几句后，老季拉起了群聊语音。没想到大家几乎都是秒接，老季先是问了一下他的病情，知道他痊愈了以后，才开始说正题。

自从他和老狗暂时加入上大DoTA2分队后，老季终于找到机会和社长聊了聊赞助的计划。一直等到今天，才和网咖老板正式见上面谈这个事情。

而当他说到这位老板时，情绪明显激动了起来，仿佛成为第一届上安十校电竞联赛的唯一饮品赞助商并不是最大的喜事。

“我之前不是说这两家店是同时装修开业的嘛，当时偶尔能见着一特好看的姑娘，我还以为是老板的女朋友，嗨，你们猜结果怎么着？”老季一边亢奋，一边下套。

“就是老板本人呗！”老狗自然而然地接了茬。

“可不是嘛！哎哟那姑娘美的啊……啧啧啧，我都不敢形容她，总感觉背后说她，自己都像是个变态痴汉似的。”老季说罢，还像模像样地叹了口气。

“呵呵，就跟你本来不是一样。”老狗说完，还不忘发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包。

“我看你就是死狗不怕开水烫，非要你季爷爷治治你！”老季先是打了一会儿趣，接着又说道：“那姑娘个子好像比我还高，长得漂亮就算了，气质还忒好，让人感觉多看她一眼都是在犯错。哎，当时见了那么多面，怎么就没有好好交流一下开店心得呢？”

之后老季又是一番狂轰滥炸式的夸奖，简直要给这位年纪轻轻、经营有道的网咖老板吹上了天，连憨仔都难得问了一句：“所以她为什么要开网咖呢？听你描述，去做明星不是更好？”

小林接道：“可能是觉得游戏的魅力更大吧，毕竟不是每个绝世美女都是小龙女那样的高岭之花呀。”

作为六人小分队里唯二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安容与和言澈，他俩全程都只是静静听着另外四人扯淡，连一句“嗯”都没有施舍。